



U 8
1834
3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二之上

前進士廬陵 曾 先 之 編次

松塢門人番陽竹窩余進宗海通考

秦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

柱為太子有庶子楚為質于趙困不得志陽翟

大賈呂不韋適趙見之曰此奇貨可居因以財

結之乃適秦因太子妃華陽夫人姊以說妃立

楚為適嗣不韋因納邯鄲美姬有娠而獻于楚

始生于邯鄲

史略通考

卷二

上

生政實呂氏

質音至翟宅狄二音賈音古華去聲說音稅下並同適嫡同○陽翟

縣名屬鈞州賈商也奇貨喻庶子楚居蓄積也言可若積以圖他日富貴矣 孝文王

立三日而薨楚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

三歲矣遂立為王母為太后不韋在莊襄王時

已為秦相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復與不韋通

王既長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別宮茅焦諫

母子乃復如初長處皆上聲○通謂私通也覺發露也

胡氏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皆不韋之所為也

大索 逐客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游

說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為夫聲索音色搜也客

卿李斯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

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

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

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

王得范雎強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

負於秦哉治去聲從音宗○由余之見春秋晉人也亡入戎耳蹇叔岐州人遊於宋

百里奚薦之也不豹自晉奔秦公孫支亦岐州人時游於晉也 泰山不讓土壤

除逐客令  
韓非上書

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以資敵

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

也黔音柑齊咨疽二音○泰山在兗州黔首黑髮之民秦謂民為黔首也言民者國之本棄

之則來乖離而適為敵國之助也賢者國之輔卻之則國空虛而反為諸侯之利也藉借同謂

以兵借寇也齎送也言為盜齎糧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

令斯楚人嘗學於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音復

伏還也有韓非者善刑名為韓使秦因上書說

秦滅韓王悅之斯疾而間之遂下吏斯遺之藥

令自殺為使間遺皆去聲令平聲

滅六國

更皇帝

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

以及人之國非為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

固不容於死矣焉足愍哉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二

年王賁滅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

賁滅燕二十六年王賁滅齊賁音奔王秦王初

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五帝更號曰皇帝

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定為水德以十月為

歲首過音戈更平聲令去聲○除拜遣官曰命改命為制者取斷制之義也布告中外曰

令改令為詔者取詔告之義也朕者我也古者上下通稱至是惟天子得稱焉通鑑始皇既并天下乃采周禮五德之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

胡氏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臣子失之甚矣王之為名繼天撫世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係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王其列爵自公以降則名正

除謚法

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制曰死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儀君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行去聲數上聲○考行易名曰謚周

公之所作也無謂猶言無足道也

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以天誅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

取世訕笑則又不若不謚之為愈也

愚按始皇更改古制大虐無道宜其畏天下  
議已而除謚法也其為子孫計則欲萬世無  
窮然其傳止於二世而亡者何哉梁氏所謂  
治天下而法先聖猶飢之必食不可一日廢  
今也絕先聖之道而欲以長繼是猶卻食而  
求生也豈不難哉斯言得之矣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鐘鑠金入十二重各  
千石○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鑠音巨  
兵戈

罷建郡  
封置縣

戰之屬鑠者附也  
百二十斤為石

○丞相王綰等言燕齊荆地

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

下公

卿講議  
其事

廷尉李斯曰周武王所封子弟同姓甚

衆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今海內賴陛下神

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

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

不便

屬音蜀易音異○廷尉獄官也陛下侍臣先  
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陛下

與之言蓋因甲達尊之義也陛下侍臣先始皇曰天下初定

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

立石頌功業

東遊海上

尉議是

復扶又反樹植也

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置守尉

監

守郡謂守尉謂丞尉監謂御史也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

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既下風雨暴至休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禪于

梁父遂東遊海上

嶧音亦禪音善又音甫○鄒嶧山在兗州鄒縣南築土曰

封除地曰禪休息也五大夫秦官名或曰封五株松為大夫也梁父泰山下小山也在兗州泗水縣

方士齊人徐市等上書請與童男童女入

海求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

其言遣市等行瀛音盈○方士方外始皇浮江

張良為報仇

至湘山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

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遂自南

郡而還

糞音并赭音者○湘山在益陽洞庭之

也言盡伐其樹而其山赭然也○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韓亡

欲為報仇始皇東行至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

鐵椎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

大索

為去聲令平聲椎音槌中令皆去聲○萬

氏曰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王

為嘉平

更音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

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五世也博浪沙在今河南陽武縣

伐匈奴  
築長城

李斯  
請焚  
詩書

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  
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  
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威振匈奴洮音滔  
之書也胡謂始皇子胡亥而始皇不悟以為  
胡虜也臨洮府名屬鞏昌遼東郡名屬遼陽  
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  
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  
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  
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  
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造謗臣請史官非

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  
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  
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若有欲學法令以史吏為師制曰可去上聲  
是○吏官國

史院官也偶對也棄市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是也族謂夷其宗族也夫除也龜曰卜著曰  
○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

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  
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  
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傳相告引乃



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誅音斐傳

去聲○廉問察訪也傳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

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

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長上○糾治

陝西今綏德州

廬陵劉氏曰秦所以亡以立少子胡亥也胡

亥所以得立以長子扶蘇在外也扶蘇所以

在外以諫坑儒也然則秦亡之禍自坑儒始

天道亦昭昭哉

作阿房宮

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

於渭南上林苑中朝平先作前殿阿房房如字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

五丈旗周馳為閣道閣道謂四畔棧木為自殿

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抵至也南山

曰顛闕也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複章福屬音竹○上下

道營室皆星名漢天河也天官書曰天極紫阿

宮後十七星橫絕天漢至營室曰閣道是也阿

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天下謂之阿房宮善令

衡石  
量書

趙高  
蘇軾  
扶

也音庚更音庚○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天下事無大

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得休

息貪於權勢至如此自用者執已見也衡秤衡石秤鐘也言以衡石稱量

書計日夜處失自有程限也○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璧授

之曰為我遺瀉池君明年祖龍死使為遺皆去

瀉池在咸陽君其神也索隱曰江神以璧遺瀉池之神告始皇將死蓋秦以水德王其君將亡

故水神先自相告也蘇林曰祖始也龍君象也以喻始皇○三十七年始皇

出遊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宦者趙高從始皇崩

於沙丘平臺秘不發喪詐為受詔立胡亥賜扶

蘇死載始皇輜輶車中以一石鮑魚亂其臭至

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少從皆去聲輜

音溫輶音涼○秘隱密也文穎曰車上有窓開之則溫開之則涼故曰輜輶車也鮑脆也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

欲悉耳目之所欲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高

曰陛下嚴法刻刑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則高

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

大臣多僂死藥音洛更音庚○悉也肆放縱也○陽城人陳

勝字涉少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愴然久之曰

二世  
欲好  
悉世

閉

史記卷六十七

陳勝吳起于  
勝廣兵斬

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  
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少為若  
陽城縣名屬澤州賃力取直曰傭輟至是與吳  
止也之往也龍田間高阪也若汝也  
廣起兵于蕪時發閭左戍漁陽勝廣為屯長音斬  
其長上聲○蕪縣名屬宿州秦民富強吾閭右  
貧弱居閭左時徭役煩多富民役盡故役貧民  
也戍者屯兵以守也漁陽郡名屬北會大雨道  
平今蕪州是也屯長屯營之長也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  
則已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  
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稱大楚勝自立為將

陳勝自立  
勝王

武臣自立  
趙王

軍廣為都尉種上聲○集覽曰扶蘇無罪而二  
良將或以為存或以為亡故詐稱二人以為天下倡也  
軍門上謁勝大喜自立為王號張楚郡縣苦秦  
法爭殺長吏以應之長上聲應去聲下並同○  
吏郡守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  
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  
憂也上悅使去聲○謁者○陳勝以所善陳人  
武臣為將軍耳餘為校尉使徇趙地至趙武臣  
自立為趙王巡師宜○沛人劉邦起兵於沛父

父老  
立劉  
沛公

項羽  
學劍  
書

老爭殺令迎立為沛公沛邑掾主吏蕭何曹參  
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掾音院為去聲○沛郡  
漢書參為掾  
吏何為主吏○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  
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籍字羽少時學書不成  
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  
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會  
稽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將梁使籍斬  
通佩其印綬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裨將  
時年二十四少夫聲會稽音檜并那名屬浙  
東今紹興府是也裨音皮副也○

田儻  
自立  
為齊  
王  
韓廣  
自立  
為燕  
王

張耳  
陳餘  
立趙  
王  
歇  
為

齊人田儻自立為齊王儻音駝故齊王族也○趙王武臣  
使將韓廣略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  
定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為  
其下所殺為去聲下多同○其下謂裨將田臧也○陳勝為其御  
莊賈所殺以降秦初勝既撫王故人皆往依之  
妻之父亦往焉勝以衆賓待  
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而去勝斬之諸故人  
皆引去性復苛察諸將不親附以至於敗○  
秦將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儻魏王咎與周  
市皆敗死○趙王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張耳  
陳餘立趙歇為王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良  
良敗走乃求得歇立之居信

項立  
梁楚  
王懷

都 ○居巢人范增年七十好音計往說項梁曰  
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  
江東楚蠶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  
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求得楚懷王孫心  
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好去聲說音稅下並同  
無為州巢縣是 ○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侍  
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  
樂入 聲 斯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多間日丞相不來  
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聞音 高曰丞相長男李由

趙誣  
高殺  
李斯

趙指  
高鹿  
為馬

為三川守與盜通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三川  
郡名屬河南今 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腰斬  
汝寧府長上聲 咸陽市五刑墨劓刑官大辟 斯出欲顧謂中子  
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復扶又反○  
縣名屬汝寧夷滅也 ○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  
三族父母妻族也 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  
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  
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

項羽  
斬宋  
義破  
秦兵

趙高  
弒三  
世立  
子嬰

言其過官者曰中後凡言中人中官中常侍之類皆倣此驗蓋也考也中去聲謂暗以他事以傷其人○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

義先言其必敗梁果敗秦攻趙楚懷王以義為

上將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領其兵大

破秦兵鉅鹿下虜王離等降秦將章邯董翳司

馬欣羽為諸侯上將軍鉅鹿郡名屬河東今順德府○先是

趙高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數敗高恐二

世怒使其婿閻樂弒二世於望夷宮立公子嬰

為秦王二世之兄子也嬰既立族殺趙高數音朔

望夷宮在長陵西九謂扶蘇○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

關中者王之當時秦兵強諸將莫利先入關獨

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懷王諸

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猾賊獨沛公寬大長

者可遣乃遣沛公慄匹妙反悍音汗長上聲○莫利謂不以入關為利也慄

疾悍勇滑亂賊害也○高陽人酈食其謂沛公麾下騎士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莫吾所願從

游酈音力食音異其音箕騎易皆去聲○高陽縣名屬沛梁麾大將旗也所以指揮士卒故

曰麾騎士蓋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

懷王  
遣沛  
公入

食其同里人

沛公不好儒

酈生長揖

沛生留沛陳公說

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非狂若

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句客冠儒冠來者輒解

其冠溲溺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好去聲客冠之冠音貫溲

音搜溺音尿同小便也沛公至高陽傳舍召生入沛公方

踞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傳去聲生長揖不

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長上如字

下上聲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生上坐謝之輟止

也攝生為沛公說下陳留後常為說客生為之為去聲

名屬沛梁○張良從沛公西先是張良聚兵百餘人遇沛公於留

遂屬焉公以為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至是從而西征○沛

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

繫頸以組出降軹道旁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

天下二世三世而亡稱帝止十有五年組音祖

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素車白馬示有喪也係頸以組示降服也軹道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

司馬公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

之必失之秦之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

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

可削

產季  
隆準  
龍顏

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胡氏曰攻守無異勢秦以詐力得之豈有能

施仁義之理邪招音喬舉也隳音虧

西漢

漢太祖高皇帝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雨晦冥父太公往見交龍其上已而產季溫音襖女老之無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音準

拙○隆高準鼻也在頤曰寬仁愛人意豁如也鬚在頰曰髯黑子痣也

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度器量也生業生產作業也及壯無

泗上亭長長上聲○秦制十里一亭亭有長主督捕盜賊也單父人呂

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即呂后也單父音善甫縣名屬單州

呂公名文字叔平善相入妻去聲季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

自度比至盡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

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

者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

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



皆旗  
赤幟

三約  
章法

子也今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季季心

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為比皆去聲度音

聲口時始皇葬驪山故季送徒士供役作也此

及也豐西豐邑之西也姬者老婦之稱秦居西

西屬金故曰白帝子赤火色陳涉起季亦起兵

於沛以應諸侯旗幟皆赤幟音熾用赤旗幟者

楚懷王遣沛公破秦入關降秦王子嬰既定秦

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

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秦民大喜抵當也李

有曲直盜賊有多寡罪各不

可預定故止曰抵罪而已唐氏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理最好為得

天下之根本也項羽一切反是

廬陵劉氏曰高帝入咸陽則除秦苛法光武

至河北則除莽苛政二漢之興宜哉

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或說沛公守關中羽

至關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期且擊沛公戲音

名出華州渭特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

項欲  
入羽

南縣而入渭

范增說羽急擊沛公

萬在霸上

鴻門地名在新豐東

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

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

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天

子氣也急擊勿失

好去聲今平聲

唐氏曰入關不取財物不幸婦女此高帝創

業規模也

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

父良曰良為韓王送沛公有急亡不義

具告因要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

與項伯約婚為姻

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藉吏民封府庫而

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

不敢倍德

要平聲與邀同音現倍與背同

伯許諾曰且日不

可不蚤來謝

蚤早

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六

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許諾

遇待也沛

公且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

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

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

軍與臣有隙

騎去聲復去聲

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

謝羽門

范使莊  
項增  
舞劍舞

樊擁  
盾膾  
直入

傷之言左司馬官名曹羽留沛公飲范增數目

羽舉所佩玉玦者三羽不應數音朔應去聲○目羽謂動目以謂

羽也玉玦如環而有缺有斷尖之義增三增出

使項莊入前為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項伯亦

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項莊羽從弟也

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直入瞋目視羽

頭髮上指目眦盡張瞋音嗔皆音恣○盾于也

破也裂也羽曰壯士賜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拔

劍切肉嚼之卮酒器容四升大卮容一斗羽曰

樊噲  
不卮  
辭酒

能復飲乎復扶又反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

沛公先入秦關勞苦而高功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

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

之續耳切為將軍不取也說如字羽曰坐噲從

良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噲出間行趨霸上

聞去聲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杯勺不能辭使臣

奉白璧一雙再拜奉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奉拜

獻亞父足下勝音升杯盃同勺杓同酒器也亞

尊管仲為仲父也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

沛公  
使良  
謝羽

五撞破

子殺羽殺

而沐楚冠猴人

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督過之猶言范增按

劍撞破玉斗曰唉音哀又虛其反歎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

者必沛公也恨之辭豎子斥項羽沛公至軍立

誅曹無傷以其泄漏軍機故誅之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

陽殺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掘始皇

冢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屠夷滅也韓生說

羽曰關中被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

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帝為懷羽尊義王尊

立羽西自

羽聞之烹韓生衣去聲○集覽曰被山帶河謂

如帶也四塞謂東函谷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

也楚人謂猴曰沐猴言猴不任久著冠帶以喻

楚人之性躁急也○羽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

曰懷王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主約乃

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郴郴音琛○陳氏曰羽

如約謂如先入關中是王分天下王諸將徙魏

之約也郴州名屬湖南為西魏王立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

為翟王申陽為河南王司馬卬為殷王徒趙王

歇為代王立張耳為常山王英布為九江王吳

芮為衡山王共敖為臨江王徒燕王廣為遼東

王立燕將臧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安為濟北王羽自

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安為濟北王

楚霸王  
立沛公  
漢王為

立為西楚霸王

孟康曰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

乃曰巴

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

之王

去聲下王漢同○陳氏曰巴郡名今順元等處是也蜀即今四川等處是也漢中郡蜀陝西今

興元府是也

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三人以距塞漢

路

塞音色○三人謂章邯董驪司馬欣即三秦也

漢王怒欲攻羽蕭何

諫曰願大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

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就國以何為丞

相

圖謀也

胡氏曰人有恒言皆曰用賢所以養民也蕭

何乃謂養民以致賢人何也曰此無所因襲

而獨見之言也夫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君之

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

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

君子不為之用而上之所得者莫非殘民害

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

可以鑒矣蕭何有見於此而高祖聞言即悟

漢業之興不亦宜乎

漢元年五星聚東井

五星木火土金水也井經星界未申之間在申者為

五星聚東

井 漂 進 與  
母 食 信

西井在未者為東井真秦分雍州之域 ○初淮  
時五星聚於其次蓋漢興王之兆也

陰人韓信家貧釣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信

曰吾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

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漂匹妙反飯上聲○淮陰縣名屬淮安以水擊

布曰漂王孫猶言公孫蓋尊稱之耳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因

衆辱之曰若雖長大好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

我不能出我胯下信熟視之俛出胯下蒲伏一

市人皆笑信怯少好皆去聲胯音股○屠中屠肆中也若汝也胯兩股間也蒲

伏一作匍匐一手項梁渡淮信從之又數以策干

追 韓 信

項羽不用亡歸漢為治粟都尉數與蕭何語何

竒之數入聲○漢王至南鄭將士皆謳歌思歸于求也

多道亡信度何已數言王不用即亡去度音鐸○南鄭

郡名即漢王所都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

左右手何來謁何王罵曰若亡何也曰追韓信

王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

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

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數如字易

音異○若汝也事信猶言用信也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

設壇  
拜信  
將為大

久居此乎也欲東謂欲東向取天下何曰計必東  
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  
為將為公之何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  
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  
去呼去乃設壇具禮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  
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萬人為軍王遂  
用信計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  
引兵從故道出襲雍王章邯邯敗走死塞王司  
馬欣翟王董翳皆降雍去聲○部署謂分其部  
曲而署置之也故道縣名

項籍  
弒義  
帝平  
陳平  
好讀  
書亡  
楚歸  
楚

周勃  
毀平

屬武○漢二年項籍弒義帝於江中○初陽武  
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  
天下亦如此肉矣好去聲○陽武縣名  
屬汴梁宰屠牲也初事魏  
王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  
王拜為都尉參乘典護軍乘去聲○因托  
典主護監也周勃  
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臣聞  
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  
漢今大王令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令平聲  
冠玉謂

受諸  
將金

董公  
說漢  
王為  
義帝  
發喪

飾冠以玉則光美外見而中無所有喻平雖有才而無德也王讓魏無知無

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

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

乎行去聲○讓責也尾生古之信士與女行期於梁木驟至抱梁柱而死孝已殷高宗第三

子有孝行受誅而不逃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

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

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

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無道放弑其主天下

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

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夫平聲○新城鄉名三老

官名集覽曰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有三老掌教化遮說遮道而說也於是王

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令項羽

放弑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之士南浮江

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弑義帝為去聲○二河河東河

南河內也

胡氏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

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

又起兵雖曰項羽為政不平顧亦伸已私忿



之睢  
圍水

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  
羽弑君之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  
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  
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  
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漢王率五諸侯兵五十六萬伐楚入彭城收其

寶貨美人置酒高會

師古曰五諸侯常山河南  
韓魏殷也或曰常山王張

耳此時無兵蓋陳餘也彭  
城郡名屬河南項羽所都項羽方擊齊聞之自

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

所為大  
獲楚公

二十萬人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

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王乃得與數十

騎遁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遇楚軍為楚所

獲常置軍中為質

睢音蛆為騎從聞皆去聲  
食音異其音并質音至

王

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

滎陽漢軍復大振

滎陽郡名  
即鄭州

胡氏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

難制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破秦入

關時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為帥

蕭何  
轉漕  
調兵

狃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且是  
行也直欲破羽之國都歟則宜亟還滎陽以  
主待客可也若欲致羽而與戰歟則宜分部  
諸將據險邀擊可也今乃淹留引日肆志罷  
樂而群臣亦寂無諫者豈良平諸公不在行  
歟嗚呼危哉

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施行計  
關中戶口轉漕調兵未嘗乏絕漕曹皂二音水  
運也調去聲

張氏曰蕭何佐漢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

以帝

遣韓  
信擊  
魏

一字下久

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高祖所  
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固故也

魏王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栢直為大將

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

以木罌渡軍襲安邑虜豹信既定魏請兵三萬

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

王會於滎陽王遣張耳與俱罌音鶯○夏陽縣  
名屬河中瓶大腹

小口曰罌釋文云以木枰縛罌  
以渡是也安邑縣名屬鮮州○三年韓信張

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口趙王歇及成安君陳

信耳  
擊趙

餘禦之陘音刑○井陘山李左車謂餘曰井陘

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

後願得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勿與戰彼前不得闖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

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將間皆去聲下同○方

列也奇兵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餘

儒者自撫義兵不用奇計信間知之乃敢下知

謂間謀窺視而知其未至井陘口止夜半傳發

輕騎二千人入持赤幟從間道望趙軍戒曰趙

信出  
背水  
陳陣  
餘斬

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

赤幟傳發謂傳令起發也人馬乃使萬人先著

水陣平旦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

擊之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

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歸壁

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餘

禽歌行鼓行聲鼓而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

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

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

隨說九何  
漢王

服信得李左車解縛師事之用其策遣

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募音慕以財召致也靡降伏也○

隨何說九江王黥布畔楚歸漢既至漢王方踞

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

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見從皆去聲洗

音鮮布姓英氏嘗坐法黥故曰黥布過望者過於已所望也

正義曰漢王以布先分為王恐其妄自尊大故踞見令其折服已而羨其帷幄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亦權道也

食請其  
立刻立  
六國

從張  
良計  
銷印

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王曰促刻印張良來

謁王方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

遂發八難其一日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

大王游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

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

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

客謀大事去矣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

公事令趣銷印為難皆去聲焉平聲藥平聲趣促同○箸筋同籌筭也八難一

日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其能制死生之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日武王入殷

陳平  
以間

表商谷間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大王能乎三  
日發鉅橋粟散鹿臺財以賜貧窮今大王能乎  
四曰勝事已畢偃車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  
今大王能乎五曰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大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不復輸積今  
大王能乎七其八即天下游士及楚惟無強  
二段是也楚惟無強謂楚之強無與敵也撓屈  
也豎儒片食其幾近也乃汝也乃公漢王自謂  
○楚圍漢王於滎陽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  
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  
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  
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請骸骨歸  
疽發背死鯁音梗間去聲○骨鯁堅強正直之  
意蓋審諤之臣直言難受如骨之啡

紀信  
詐楚

食其  
請據倉  
食其  
齋其

咽也行間謂行反間之謀如下以惡草具進  
楚使之類是也請骸骨謂乞骸骨歸葬也○楚  
圍漢王益急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請誑楚乃乘  
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楚人皆之城  
東觀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誰居况  
反欺詒  
也  
○漢王軍成臯羽圍之王跳去北渡河晨入  
趙壁奪韓信軍令信收趙兵擊齊跳徒周反○  
成臯縣名屬  
河南跳去謂輕  
身而忽去也○酈食其說漢王收滎陽據敖  
倉粟塞成臯之險王從之塞音色○敖倉山名  
秦於此等太倉故曰  
倉敖  
○酈食其為漢王說齊王下之蒯徹說信曰

下之

信襲

羽欲烹公

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將軍

乎鄴生伏軾掉三寸舌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

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間使皆去聲伏憑也軾式同掉杜弔

也及推○四年信襲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漢

與楚皆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皆名廣武城在敖倉西三皇山上

羽為高祖置大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

太公祖所以載牲置太公於其上示欲烹之也王曰吾與若俱北面

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

分我一杯羹若而皆汝也羽願與王挑戰王曰吾寧

數羽之罪

闔智不闔力因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王中

背挑徒子反數上聲射音石中去聲○二人獨較勝負曰挑戰十罪謂羽負約王我於漢罪

一闔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劫諸侯

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二十萬於新安罪

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

都彭越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

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

也罪十○楚使龍且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

食於漂毋無資身之策受辱於勝下無兼人之

勇進與信夾濰水而陣且音組易去聲濰音維信夜使人

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

韓襄壅水信  
破楚水

良請平  
韓信封

蒯徹  
反說信

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虜齊王田

廣遂定齊地雍音勇塞也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信使人言之漢

王請為假王以鎮齊王大怒罵之張良陳平躡

王足附耳語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

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印立信為齊王復扶又反

謂良平自相附耳而言有漢方不利寧能禁信自王之語○項羽聞龍且死

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曰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

用倍之不祥雖死不易蒯徹亦說信信不聽我衣

羽歸  
太公呂

之衣食我之食皆去聲推平聲易如字移也

○漢立黥布為淮南王

○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乃與漢

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歸太公

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

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

患也王從之遺去聲○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

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

此說漢王則其不義甚矣

陳氏曰程子謂張良此謀非義固是然項羽

張良請與越信

四面皆楚歌

既殺韓王成而張良欲報君父之仇奚暇惜其他耶

五年王追羽至固陵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許二人皆引兵來黥布亦會

縣名即固始屬淮陽

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乘之羽敗

入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

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

垓下隄名在亳州重平聲

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慷慨泣數行下其

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

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日所

乘駿馬也左右皆泣莫敢仰視

行音杭虞姓羨人女官名羽幸

姬也騅音追蒼黑雜色馬也

羽乃夜縱八百餘騎潰圍南出

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

縱騎皆去聲下同潰音會

也冲散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

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今卒因此此天亡

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潰

圍斬將令諸君知之皆如其言

為去聲下同東城縣名屬和

州今鳥江縣

於是欲東渡烏江亭長檝船待曰江東

羽戰之央



項羽死

魯守禮義國

漢王即皇帝位

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

長上聲 擊 櫂 音 蟻 復 扶 又 反 〇 鳥 江 浦 名 楚 地 悉 在 東 城 櫂 附 船 著 岸 也 又 整 船 向 岸 也

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王還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立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漢王即皇帝位

楚 懷 王 封 羽 為 魯 公 魯 人 為 之 堅 守 故 云 為 主 節 死

太史公曰羽放弑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悟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

揚子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傲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愚按高帝兩奪韓信軍未免任術此信所以不終臣節也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

三能  
傑用

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微猶高起王  
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而與之與天下  
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  
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同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  
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  
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

為我擒也群臣悅服

夫音扶填音振餽求位  
反餽式亮反為去聲

楊氏曰項羽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  
為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所計不過  
欲害沛公耳嗚呼羽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  
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  
則羽雖用增亦未必有益於敗亡也

故齊王田橫與其徒五百人入海島上召之曰  
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橫與二客  
乘傳至洛陽尸鄉自剄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剄

自田  
劉橫

從之五百人在島中者聞之皆自殺傳株戀及

海中曰島○初李布為項羽將數窘帝羽滅帝

購求布敢匿者罪三族布乃髡鉗為奴自賣於

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見滕公曰李布

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

走胡商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

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數音朔髮音坤各為之為

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

以鐵束頸曰鉗滕公夏侯嬰也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嘗窘

公乃還至是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

丁公也見音現無母

司馬公曰高帝網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

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群雄角逐

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

天子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懷二心

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

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

而懷私結息者雖至活已猶不與也刑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齊人婁敬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以興

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陛下

按秦之故此搯天下之元元音咽而拊其背也搯音厄

元音咽拊音撫○搯捉持也元咽喉也拊擊也

非用武之國關中左殺函右隴蜀阻三面而守

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鞏嶺同隴州名屬鞏昌隴關在焉說

敬說是也上即日西都關中

字如

胡氏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

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

自遑暇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才

六日穎川盜起而往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

張良謝病辟穀辟音壁除也道引不食良佐上

定天下封功臣上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

始與陛下過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

遂封留侯留縣名至是杜門道引不食穀回家

張良  
封留

世相韓韓滅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  
遊耳為韓之為去聲赤松子古仙人號也  
司馬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必然自古  
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  
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偽矣然其欲從  
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  
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  
而不知止邪故子房托於神仙遺棄外物所

偽遊  
雲夢  
禽韓  
信

謂明哲保身者與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阮  
孺子耳上問陳平平危之曰古有巡狩會諸侯  
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  
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  
陳信上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今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繫以歸赦為淮陰  
侯夢如字或音蒙烹叶音上嘗從容問信諸將

侯

夢如字或音蒙烹叶音

上嘗從容問信諸將

臣封剖  
功符

發蕭何  
縱何

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將能幾何信曰陛下不  
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辨上  
笑曰多多益辨何以爲我禽曰陛下不能將兵  
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  
授非人力也爲夫聲辨薄○剖符封功臣鄼侯  
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多者  
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  
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  
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

指示

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  
莫敢言鄭音贊○剖分也堅謂甲銳謂○上已  
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複道上望見諸將  
往往坐沙中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  
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  
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  
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  
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良曰急先封  
齒於是封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

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詔定  
元功十八人位次賜丞相何劭履上殿入朝不  
趨趨音蜀雍去聲方一作郝趣音促朝平聲下  
同○高帝當破豐使雍齒守之而齒以豐叛  
故帝憎之十八人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  
酈生酈商夏侯嬰灌嬰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  
歐周昌丁復  
蟲達傳寬也

司馬公曰張良為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  
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見問然後乃言之邪  
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群臣往往有缺  
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

叔孫起  
通儀

長樂  
宮成

上無阿私下無猜忌可謂善諫矣

尊太公為太上皇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皇  
君也不預朝政故不稱帝

○帝懲秦苛法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

呼拔劍擊柱易音異  
呼去聲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

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

徵召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

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為絃

野外習之蘊子劣反與蕞同束等表位以為尊  
甲之次也或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

禮於其中也○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謁

者治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  
莫不震恐肅敬置法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禮者上曰吾乃  
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拜通爲太常

常禮  
官也

司馬公曰禮之爲用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  
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尊卑有別而  
九族睦焉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  
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

於天下則諸侯賓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  
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  
明達誠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爲天下其  
功勲豈若是而止哉惜乎叔孫生之器小也  
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  
淪沒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

寇匈奴  
邊

匈奴寇邊帝自將擊之聞冒頓單于居代谷悉  
兵三十萬北逐之

冒頓音墨特又如字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

至平

城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

騎去聲



陳平 奇計 劉敬 使匈奴 親和

平城白登二縣用陳平秘計使間厚遺關氏冒

頓乃解圍去間遺皆去聲關氏音烟支匈奴后

間遣人遺關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平

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集覽曰六計

謂請捐金行

間一也以惡草具進楚使二也夜出女子二千

人解榮陽圍三也躡足請封韓信四也請偽遊

雲夢禽信五也○九年遣劉敬使匈奴和親取

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使妻皆去聲○家人子

曰公主蓋天子至尊不自主昏止使公候同姓

司馬公曰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

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昏姻也

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豨許淮陰侯

韓信舍人第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呂后與蕭何

謀詐稱豨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

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兒女子所詐遂夷

信三族為去聲○集覽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

稱其弟謝公著嘗得罪信因欲殺之故

司馬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

呂后 斬信

陳豨 反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第九十九

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平齊  
滅楚漢所以得天下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  
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  
職快快遂陷悖逆夫以盧綰王燕而信乃為  
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  
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  
祖固有取信之心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  
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  
也酌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

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  
難乎

太史公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  
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  
徒後世血食矣不出此而謀畔逆夷滅宗族  
不亦宜哉

胡氏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  
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  
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

詔捕  
蒯徹

梁太僕  
彭越告

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十一年帝破豨還聞韓信言恨不用蒯徹計詔捕徹至欲烹之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高材疾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天下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力不能耳又可盡烹邪帝赦之鹿喻天下疾捷也○梁王彭越太僕告其將扈輒勸越反上使人掩越囚之反形已具赦處蜀吕后曰此自遺患遂誅之夷三族處音杵遺去聲

拜陸  
賈為  
太中  
大夫

陸賈  
奏新  
語布

○太僕御車之官掩襲也○遣陸賈立南海尉他他音駐粵為南粵王他稱臣奉漢約賈歸報拜太中大夫

趙他也行南海尉事僭稱王致而不服至是封之遂奉漢約賈時前說詩書

上罵之曰乃公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陸

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

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

安得有之上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吾所以得

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上稱善號曰新

語為去聲○乃公高帝自謂○淮南王黥布見

帝素未聞此言故號新語

反

太子祠  
孔牢

以沛  
為湯邑

帝殺韓信醢彭越以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  
 遂反帝自將擊之○十二年帝破布還過魯以  
 太牢祠孔子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酣上  
 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  
 為湯沐邑具牛羊豕曰太牢風帝自前雲前亂也言已平難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公  
 廬陵劉氏曰自坑焚禍烈吾道幾墜高帝以  
 不事詩書之資方破布還乃能動念及此至

共守之也湯沐邑謂下以其邑稅賦供湯沐之費也

上廢太子  
太啟

以太牢祀孔子帝亦有大過久者矣漢四百  
 年吾道之重實自此始故綱目特書美之然  
 其君天下而私一邑後世不能無譏焉  
 初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見疏太子仁弱  
 上以如意類已欲廢太子而立之群臣爭之皆  
 不能得疏疎同呂后使人強要張良畫計強上聲要  
 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  
 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以上嫚侮  
 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今令

邀

太子為書卑詞安車固請宜來至以為客時從

入朝今上見之則一助也后從之爭從皆去聲

同朝音潮致招致也集覽曰東綺夏角音姓

北皇園謚曰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居東園夏黃

公姓崔名廣居夏里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居角

里吳氏曰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影居綺里故

各以所居地名為號也至是上擊布還愈欲易太子後置

酒太子侍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

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

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

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

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四人

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

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為去聲調平聲

胡氏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

聒不後事而失幾不問則不言言則必當其

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至於招致四人

以安太子則其績尤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

以為若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

史記卷之七十四

夫高祖之雄傑豈四叟所能抗而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叟之助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故今特據舊史復詳載其事云

蕭何以長安地陜上林中空地棄請令民得入田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去空

聲○長安縣名屬安西陜狹同棄謂拋荒也田佃同耕治之也○上擊布中流

矢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上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

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令為

太尉安劉氏者心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

非乃所知也中夫聲戇陟降及復扶又反○飛矢曰流矢百歲後謂身死後也諱

不敢以死言故也戇愚直也○上崩葬長陵為王者四年為

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子立是為孝惠皇帝長陵

在咸陽自漢以來天子葬地皆以陵稱而各立名以表之也

愚按高帝起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何其速哉惟寬仁愛人知入善任而已其入關也不殺子嬰約法三章而大本以立其伐

楚也縞素興師不忘故主而大義以明當是之時張良說謀韓信行兵蕭何給餉用入者昌固其宜也及天下已定則赦李布以旌委身徇主之烈士斬丁公以厲懷私結息之姦臣祀孔子以崇繼天立極之大聖其慮事深遠如此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不亦宜乎然殺韓信醢彭越而君臣之義虧疏呂后寵戚姬而夫婦之道缺欲易太子而父子之恩乖至於不事詩書溺冠侮士禮文制度大抵

龍

呂后 趙王 殺

襲秦此漢治所以不能復古惜哉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太后鳩

殺趙王如意斷戚夫入手足去眼輝耳飲瘖藥

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

歲餘不能起鳩音朕食蠅鳥也以其羽歷飲食則殺人斷音短去上聲輝音薰灼

也以藥薰耳令其聾也○二年相國鄼侯蕭何

卒以曹參為相國初參聞何卒令舍人趣為裝

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代何一遵何約束百姓

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不

曹參 趣裝

失載其清淨民以寧臺趣促同較校同計量也漢書作講廬陵劉氏

書法曰綱目於兩漢諸臣卒具官爵姓者羨稱也不書姓者恒稱也惟不書官者為賤之之辭

○五年相國平陽侯曹參卒蓋日○六年以王

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留侯張良卒蓋日

成文

尹氏起莘曰神仙詭誕之說先儒論之詳矣

綱目前書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真有道引長

生之事至是書張良卒則知子房托於神僊

之意昭然可見而詭誕之說不攻自破矣

惠帝崩

呂后臨朝制王呂

以周勃為太尉陳季雅曰蕭曹王陳周之用皆高帝臨崩之遺言也○七

年帝崩葬安陵帝無子呂后取他人子以為太

子至是即位呂后臨朝稱制元年呂后議立諸

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

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可陵罷相遂王呂氏平朝

聲○刑殺也言殺白馬以軟血也平勃陳平周勃也

胡氏曰自己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使

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是亦僥

倖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



為不可太后亦安得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  
猶且數月再遣張釋風諭大臣而後乃王諸  
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  
之曰漢祖之於群臣以力相勝而臣之耳其  
臣之者非心悅誠服而願為之臣也是以當  
此之時無一人肯死節者其後成功亦幸而  
已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至哉言乎  
四年太后廢少帝幽殺之立恆山王義為帝更  
名弘亦名他人子為惠帝子者也少去聲幽囚  
也更音庚

左祖  
劉氏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  
產將南軍太尉勃不能主兵平勃使酈寄說祿  
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者右祖  
為劉氏者左祖軍中皆左袒遂召朱虛侯劉章  
予卒千餘人擊產誅之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  
皆斬之說令為少皆去聲予與同長上聲  
酈寄呂祿友也劉章齊王肥子也  
胡氏曰太尉左袒之令非也有如軍士不應  
或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何故程子謂  
時直當驅之以義而不當問其從否况將之

代迎  
王立

於軍如臂之於指其為劉氏與不為劉氏非  
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

諸大臣迎立代王恆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  
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

帝

鄉去聲。東西賓主位西向讓者讓為  
主也南北君臣位南向讓者讓為君也

南宮氏史斷曰惠帝仁柔之資內脩親親外  
禮宰相優寵兄弟息敬篤矣當時海內息戰  
爭之苦君臣拱手俱欲無為是以天下晏然  
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不幸遭母后

鸞損至德惜哉呂后以婦人臨朝背高帝之  
約欲王諸呂當時面折廷爭僅見王陵一人  
而波流風靡阿附呂氏者雖平勃不免也自  
是權歸呂氏漢祚之危如一髮引千鈞向使  
酈寄不可劫呂氏不可給紀通之符節不可  
矯北軍弗納而呂湏謀行則漢亦殆矣其能  
成功豈非天邪夫以呂后仇陷戚姬鳩殺趙  
王駭沒嗣君幽殺少主擅王呂氏誅鋤高帝  
諸子居位僭竊自有天地以來所謂非常之

據夢薄氏○  
胸龍氏

文不馬  
帝受里

變不可言也子朱子綱目於呂氏制朝之後  
分註其年特以變例書之所以著女后僭亂  
之原為萬世鑒戒宜哉

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據胷而生帝帝立  
尊之為皇太后○元年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  
為右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  
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  
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  
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來獻蜀音竹下  
並同令去

平不  
對央不  
獄錢  
勃之  
問

聲○旗上有鈴曰鸞旗屬車副車也天子副車  
八十一乘皆連屬故曰屬車吉行謂巡狩師行  
謂征伐言行當凶行之半蓋凶行百里窮日之  
力而止也師行當凶行不及三分之一不可窮  
其力也夫師行三十里徐行也凶行百里疾行  
也吉行五十里不疾不徐也三十里為一舍之  
也姓○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  
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  
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  
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  
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  
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

吳公  
誼賈

張釋  
之奏  
犯蹕  
當罰  
金

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

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朝音潮後並同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

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太

中大夫河南府名屬今河南○二年丞相曲逆侯陳平辛

諡曰○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賜猶免也○書法曰書賜半租

嘉重農也○三年以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涓橋有

一人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

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

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

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乘當皆去聲蹕音卑更音庚○乘輿天子車駕也天子出入必先清道禁止行人出稱警入稱

蹕也傾不平也當謂處其事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得下廷

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

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

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

長陵一杯土何以加其法乎上許之共恭同杯音哀○得

謂捕獲之也長陵高帝葬地也杯拘也不忍斤言發塚故云取土○六年淮南

盜環  
當棄  
市

斗尺  
歌粟布

御  
大短大  
疏誦  
上賈臣

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長高帝第四子也謚曰厲民有歌之

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

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其四子為侯病患也○

匈奴冒頓死書法曰冒頓不書單于削之也綱目自後單于死立必書者以匈奴

益強大故也此書省繁故不書○以賈誼為梁王太傅梁王文

先是上議以誼位公卿何大臣多短之上以為

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

者六諸侯強大也流涕者二謂反貢夷狄不圖

大患也長太息者六謂風俗侈靡無禮義無經

綱目 ○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

卿群臣往哭之昭自殺使者之使去聲○十二年賜農

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

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

復屬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

肉刑今少皆去聲緹音啼○屬連也言斷其肢體不可再相連也通鑑文帝除肉刑而定

律曰當髡者答三百當黥者鉗城且春當劓者答三百當趾者答五百

陳氏曰以一女子言而改古法非有不忍人

之心者不能也可謂仁矣

刑除肉

斗尺  
歌粟布

御  
大  
大  
短  
誼  
疏  
上  
賈  
臣

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長高帝第四子也謚曰厲民有歌之

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

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後封其四子為侯病患也○

匈奴冒頓死書法曰冒頓不書單于削之也綱目自後單于死立必書者以匈奴

益強大故也此書省繁故不書○以賈誼為梁王太傅梁王文帝子也

先是上議以誼位公卿何大臣多短之上以為

長沙王太傅至是徙梁王太傅上疏曰方今事

者六長沙王吳芮孫也執與勢同痛哭者一謂諸侯強大也流涕者二謂反貢夷狄不圖

大患也長太子息者六謂風俗侈靡無禮義無經制不教太子不尚禮教不禮大臣也詳見通鑑

綱目 ○十年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

卿群臣往哭之昭自殺使者之使去聲 ○十二年賜農

民今年半租 ○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

刑少女緹縈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

復屬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

肉刑今少皆去聲緹音啼○屬連也言斷其肢體不可再相連也通鑑文帝除肉刑而定

律曰當髡者城旦舂當黥者鉗城且舂當劓者答三百當趾者答五百

陳氏曰以一女子言而改古法非有不忍人

之心者不能也可謂仁矣

刑除  
肉

除田之租稅

書法曰除者求除之也再賜天下半租仁矣於是遂求除之非帝之

儉約國有餘蓄能若是乎

○十五年作渭陽五帝廟

從方士新垣平

請也○書法曰天一而已而曰有五帝焉非古也帝於是少感矣

十六年親祠

之以新垣平為上大夫

書法曰親者何不宜親者何

○詔更

以明年為元年

更音庚○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入持玉杯詣闕獻之

刻曰人主延壽於是改元○書法曰人主即位以一為元古也自魏瑩與齊相王始以三十六

年改元稱一年君子非之文帝惑於異端復有此失綱自書之譏感也自是景帝有中元後元

武帝十一改元滋紛紛也

○後元年新垣平伏誅

人有告平所言者誅

也遂誅之○書法曰文帝令德善政相望于無至末年而惑於異端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為全

美之累焉及書新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之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

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

雲中郡名屬山西今

大同府細柳營名在長安棘門在關中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

軍直馳入大將以下騎送迎

勞騎皆去已而

之細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

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遣使持節詔

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

群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向者霸上棘  
門軍兒戲耳令使皆去聲○士卒前導曰先驅  
節以旄為之上下相重如竹節也  
凡以王命往來必持  
之以為信約禁約也○七年帝崩葬霸陵在位  
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  
作靈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十家之產  
也何以臺為身衣弋絛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示朴為天下先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  
更加賞賜以愧其心專以德化民當時公卿大  
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

人家給足

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太子立是為孝景皇

帝身衣之衣去聲○中人中等之戶也弋黠同  
皂也吳王名濞高帝兄子也凡老者所憑以

坐杖老者  
所倚以行

愚按文帝以儉自奉故租稅雖免而國用不  
乏以德化民故肉刑雖除而獄訟不興宜其  
海內富庶幾致刑措也然惑於妖言而祠五  
帝之廟溺於小仁而短三年之喪深為盛德  
之累惜哉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



尊文  
太宗

龜錯  
九卿

龜錯  
諸侯

莫大於高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德莫盛於

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天子七廟以次

桃遷惟太祖百世不○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

稅一書法曰復者何嘗除也文帝除之至景帝

租矣自是遂○帝為太子時龜錯為家令得幸

太子家號為智囊帝即位錯為內史數請問

言事輒聽寵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龜音潮錯音措令問

皆去聲數音朔下同○陳氏曰家令東宮官名

智囊俞其智多也請問謂屏左右也九卿太常卿光祿卿衛尉卿太僕卿大理卿鴻臚卿宗正卿司農卿太府卿也更音庚○初

文時吳王濞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

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

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濞音譬見音現提音抵

道爭行碁道也提擲也削謂減其地也及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

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

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

議莫敢難亟急也難去聲錯又言楚趙有罪削一郡膠

西有姦削六縣膠音交及削吳會稽豫章書至吳

王遂反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皆先有吳約

至是同反齊王先諾後悔背約城守會稽音檜并郡名屬

今浙東即紹興府豫章亦郡屬今江西即南昌府初文帝且崩戒太子

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至是拜亞夫太

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將軍之將如字餘並去聲鼂錯

素與袁盎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諸侯故地其

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腰斬東市父母妻子同

產無少長皆棄市亞夫大破吳楚諸反皆平復音

伏少去聲長上聲○素盎吳相也復猶還也言還其所削之故郡也

求嘉陳氏曰吳王招亡納叛反形已具漢固

上諫亞  
意忤夫

不容不為之慮也若楚趙之徒初曷嘗有反

謀之意哉向使鼂錯之議止於削吳則其反

也獨一吳耳今也并未反之國而削之使吳

王得以藉口誘諸侯為左右手幾危社稷卒

死讒鋒不亦宜乎

亞夫後為相封條侯以諫忤上意罷上曰此鞅

鞅非少主臣卒為人所誣告下獄不食嘔血死

忤音悟少如字或音去聲鞅與快同為去聲嘔與歐同○鞅鞅不滿之意晉灼曰主擊也臣伏也言亞夫非是少能擊伏惶恐者也或謂亞夫乃先帝老臣非少主之臣故鞅鞅不足而有異

掃除  
繁苛  
與民  
休息

也意

蘇氏文曰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而惡其鞅鞅不屈遂以無罪殺之哀哉

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賫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紅腐不可勝食為吏

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有倉氏庫氏人

人自愛而重犯法醇淳同累長皆上聲積音恣勝音升○在宇曰廩在野曰

庚實者穿錢之索也校計數也陳者舊也因者仍也不可勝食言多也重者不輕也言人人自愛其身而不輕犯刑法也然罔疏民富或至驕溢兼并之徒

武斷鄉曲宗室有土公卿以下奢侈無度物盛

而衰固其變也斷去聲○罔網同疏謂政網不密也武斷謂以威武斷制鄉曲

之人也士分地也○帝崩在位一十六年有中元後元

太子立是為世宗孝武皇帝

胡氏曰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

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君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慄失措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驟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佞繼申屠嘉戮鼂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義有缺其大致懸絕如此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文帝同稱也

哉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考卷二之上



